

匪夷所思

文/谭文峰

看到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消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南方的一家省级博物馆在其主办的以长征为主题的版画展览中，多处图展说明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休息”写成了“体息”，“红军”写成了“红车”，“叹口气”写成了“叹山气”，甚至竟然将革命前辈的名字也连连写错。让人不禁要问：这是怎么了？若是一个村委会，或者一个商业门店的通知、告示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或许会被人理解甚至一笑了之，可这是哪里！这是省级的博物馆出现的不该有的低级错误，又怎么让人理解？怎么向观众交代？

中国的汉字是很有讲究的，看看中国的词语，一旦与“博”字联系，总会让人肃然起敬。博学多才，博闻强识，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哪

一个成语听起来不是如雷贯耳！连“士”“后”之类极普通的文字只要与“博”连在一起马上就有了“博士”“博士后”“博导”的名号，顿时身价倍增！而“博物馆”呢，首字即冠以“博”。在人们的习惯认知里，那是人才济济之地，是文化厚重之所，不由让人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可这家堂堂的省级博物馆展示给大家的形象却是一地鸡毛，谬误百出，斯文扫地，情何以堪！

观众发现问题，指出问题，其实透出的是对博物馆的关心、爱护，是一种慎重负责的态度，并非有意给谁难堪。公道说，以长征为主题办展，起码彰显了博物馆具有正能量。但既然办展，那就一定要认真真，决不能浅尝辄止、敷衍塞责，尤其是对“长征”这一宏大革命历史题材，一定要心存敬畏之心，一定要扛起肩上的责任，丝毫马虎不得。不办则已，办就一定要办好。这既

是对历史负责，对观众负责，也是对博物馆自身及办展的每一个人负责。

有消息称，那家省级博物馆在听到群众的批评意见后已发表致歉声明。说是问题的出现在于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附文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并称“馆内已第一时间将问题展品撤架，修订错误内容，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两轮图文内容审查，目前已重新布展上架，并对外开放，以后将深刻吸取教训，严格执行多层级审核机制，加密加严动态审查，坚决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致歉毕竟表明了一种态度，比装聋作哑好。但问题是，为什么收尾校对不细致？为什么审核把关不严格？是不是内部人员责任心的缺失？是不是缺乏奖优罚劣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是不是领导层疏于管理严重失职甚至还有更深层次的原

因？看来有深挖细查下气力整改的必要。倘若不痛定思痛，不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去力除积弊，即便这次信誓旦旦作了表态，保不准有一天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难怪网友看到致歉声明后直率留言：“这不是致歉的问题，必须严查严惩。”

说了南方的，还想说说刚刚看到的一则来自北方的消息，又与“博”有关，说的是鄂尔多斯博物馆的事，院里的“灭火器”三字竟成了“灭人器”。观众发现并指出后，院方回应：“系点画掉落，已整改。”要说这幅画掉落，不是有可能。但又是观众发现并指出问题后的回应，总觉缺少那么一点负责责任的自觉，颇显被动。好在院方已明确表态及时整改亡羊补牢，应该是件好事，不然，明明是“灭火器”，却偏偏被硬生生弄丢了“火”字的两点，观之实在有点恐怖。

陪父母旅游

文/刘志强

父母听别人讲新疆风景秀美，十分向往。我想尽孝心，但新疆确实太远，担心他们身体吃不消，迟迟拿不定主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看着父母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我下定决心，不管多辛苦，今年一定陪着父母圆去新疆的梦。

8月，我向单位申请了年假，开车带着二老，向美丽的新疆出发。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到了新疆东大门哈密市，参观了清代新疆最大的宫廷建筑群、被誉为“西域小故宫”的回王府，逛了具有维吾尔族传统生活习俗和风貌的阿勒屯古街，吃了正宗的新疆哈密瓜、烤包子、馕……

第二天，我们驱车来到“此生必驾”独库公路的起点独山子，数万名筑路官兵用10年凿通天山，为了修这条翻越天山的561公里山路，168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自驾在独库公路上，我们体验到了独库公路的陡坡险峻，感受到了“十里不同天”“一天过四季”的奇妙景致。

在独库公路的中段，我们去了心心念念的那拉提，追寻《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中养蜂女的故事，欣赏空中草原的壮美，争奇

斗艳的花海那拉提让我们流连忘返！穿过伊利河谷，我们来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蓝天白云下，远方雪山若隐若现，森林、草原环绕四周，湖光山色美如画卷。傍晚，躺在蒙古包外辽阔的草原看繁星点点；清晨，站在宁静湖边透过薄薄的晨雾看旭日东升，宛如人间仙境。

一路向西，我们到了连霍高速的起点、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霍尔果斯，站在雄伟的国门前，看着高高飘扬鲜艳的五星红旗，自豪感油然而生。

返程途中，我们特意再赴吐鲁番，探访8年前来新疆错过的坎儿井。作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之一的坎儿井，我们的所见所闻，对古人的勤劳和智慧，由衷敬佩！

新疆很大，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相距几百公里。新疆很美，从茫茫戈壁到森林、草原、花海、湖泊。新疆很远，从遥远的霍尔果斯到返回家中，路上走了5天、近4000公里。走到敦煌，母亲问我，咱们还在新疆吗？我哈哈大笑说，到甘肃了。母亲说，在新疆玩得不想回去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开心一句话！这一刻，一路的辛苦、劳累都烟消云散。



苏东坡（面塑） 张新芳/制

灯火可亲

郭敬东

轻轻应一声，温暖可亲
在每一个转弯处
都亮成故乡的模样
每一盏远行的灯
而今独坐远方
仿佛有人轻叩门环
一下，又一下
飞蛾扑打窗纸
屋内针脚穿过寂静
院墙外风在数石子
煮出整个黄昏
方言掉进旧茶壶
薄薄的，像祖母筛过的米粉
灯火微微跳动

秋思

田满意

秋叶缠绕黄昏，
秋光漫过衣襟。
秋虫鸣响引渡风尘，
太阳收尽余温，
月递来初吻。
天际霓虹安睡在雨雾里，
今生的抒情，
绝不是最后一次。
时光是循环往复的念珠，
每一圈捻动的呢语，
都以相思为骨，
渡向永恒。
或许你我本是超脱的存在，
赤身而来，
也能自由地离开。